

堡以衽席之崇學校以禮義之百凡民之利
病思所以興之革之皇皇然如有不逮是宜
林君予雖未及荆識然聞其名久矣今分鎮
於是乃汲汲一亭之成以侈美觀豈所宜然
予方疑之一日舉以詢之戶部郎中裴君東
君廉人也矍然曰噫先生知亭之成而未知
亭之所以成蓋林君德有守而才有爲其在
吾廉信號令嚴賞罰弭盜賊撫瘡痍而向所
謂荆棘骨立者皆耕桑而膏澤矣故大而城

池學校次而倉庫驛傳又次而橋梁道路與
凡利民之政罔不以次修舉而是亭之役最
後其費皆取足羨餘未嘗責辦于有司民蓋
不知勞而事已成先生奚疑之過而記也何
辭無何金復申前請而書所言無一不裴合
予乃爲之記曰夫持正秉法繩糾愆謬以肅
一道綱紀者是惟風憲之職而修舉廢墜類
皆責成有司而林君能不是之拘乃于經畫
控制之餘舉提封之內之所宜興者畢興之

自非才有大過人而不器于職者能然乎矧
廉民與猺獍蛋倭相雜處自昔號爲難治林
君來治未幾乃克安其民人興其百廢如此
亦足以見其治功之有成矣是固足爲休君
賀爲廉民賀爲朝廷邊陲得人賀豈直一亭
云乎哉抑予于是重有慨焉前此亭之廢者
控制非其人民疲而盜賊縱橫也向使昔之
控制茲土者皆林君而人則雖盜賊充斥要
亦必能思患預防地不至如是之荆棘民不

至如是之骨立茲亭亦豈至如是之廢弛哉
觀是亭之新固可喜念斯亭之廢而吾民之
橫罹鋒鏑者不知凡幾不亦重可慨也夫不
亦重可慨也夫是一亭之興廢雖小而一方
生靈休戚係焉如此後之司民社于是而登
斯亭者其可不重思盡所以保障吾民乎哉
亭之作經始于成化癸巳之冬落成于明年
甲午之春董其役者指揮張福推官蕭永泰
其人云

續集

華光行宮碑記

徐化民

遼東人
廉刺史

廉自兵燹後所在觀宇傾圯殆盡西關之華
光行宮其一也余昔承

命至正僅見神屋半間聊容尸祝外則一望
榛蕪時方子遺郡人未有以廟貌請者卽當
事者銳意生聚實所未遑傳有之古聖王先
成民而後致力于神夫神亦有主未嘗督過
所謂人有寢廟獸有茂草物靡不得其所詎

非神之主乎雖然數年來都人士且比屋而居乃令神猶荒棲非義也辛亥冬有金陵賈人張應霖館于廟左夜夢神與之語遂慨然任肇造之役以請于余嗟乎國家之大首崇祀典社稷之餘不廢菴舍余寧備員而未之聞耶爲之倡捐薄俸率屬員子衿共襄厥事壬子夏五告成乞記于余夫是役也余甚多金陵賈人之爲廉福先也宮之內丹楹刻桷宮之外複架聯甍階前數十武外戲臺三間

顏曰恬波樓幾于古之麗譙偉哉煥乎爰同
文武諸君子因落成而登之樓將寓目焉見
夫山海廻環潮汐滙至背臨雉堞旁列閭闔
可爲雅俗並呈鄉城生色雖非名山勝宇亦
稱輝煌祠院矣矧歌舞臺成應令百戲駢集
至於櫪馬仰沫淵魚聳鱗其爲妙聲逸韻尚
有不可勝紀哉嘗聞

華光之神名籍天府法馭祝融徜徉容與平
九絃八埏之際神龍變化莫測其端必不肯

跼蹐自處者由是新制崢嶸東舞南歌足供
憑依甚且古云設具而候神人庶幾神樂其
所卽人樂其所而千百年治廉者俱得共樂
其所然則在昔徵衰於今徵盛歟若夫踵事
增華曷其有極是所望於後此之日者斯宮
亦其一也於是記

遊六峯山記

林長存

羅源人辛丑
進士靈山令

距邑二里許曰六峯山奇峭岿嶷不可名狀
望之若拿雲攫霧而矯首青霄者相傳爲古

石龍云林子入靈兩稔未登也蓋以牘之不
閒故積而思思而夢如懷麗人若南威舜光
之未覩其面如求仙侶若葛洪子晉之未覩
其人也今歲辛亥秋七月七日乃得以閒拉
二客往客無車而步余戒籃筍先之從役六
七前後作呼擁狀余笑止之松間喝道能毋
令山靈擲揄耶出六峯門道濶甚舁卒肩相
輔後趾躡前趾而行汗淫淫洽于背過鳳凰
橋灣谿紺緝碧照見魚兒數百戲鬪藻荇中夾

徑茆廬蓬蒿盡沒意其間有張仲蔚其人者
乎何其閨然寂也稍折而西過天妃廟宏敞
幽深逗出主僧貌古如鉄抑亦餌芝煮石餐
風咽氣之流歟過環秀橋橋二柱爲天吳怒
挾而去下而溯澹相擊行者病之恨不能呼
精衛填之駕虹梁而過道路也從橋邊取徑
出一望平蕪無雞頭鹿角之士以礙遊展遙
睇遠村修竹茂林疎疎而密密者田廬相錯
也旅而歌樵髻而方筐者田父返也鐵蓬橫